

Yishi xingtai yu daxhong wenhua 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中的转化途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和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导向作用问题；执政党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如何以“大众文化”为载体，有效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问题；重新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结合方式问题等，成为了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徐海波 | 著



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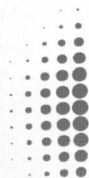


2009年度深圳大学学术著作（人文社科类）出版基金资助

Yishi xingtai yu dazhong wenhua
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

徐海波 |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徐海波 著.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 - 7 - 01 - 007944 - 8

I. 意… II. 徐… III. ①社会主义 - 社会意识形态 - 研究 - 中国
②文化 - 研究 - 中国 IV. D092.7 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4028 号

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

YISHI XINGTAI YU DAZHONG WENHUA

作 者 徐海波

责任编辑 姚劲华 车金凤

装帧设计 鼎盛怡园

出版发行 人 民 出 版 社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网 址 <http://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 / 16 印张 15.75

字 数 250 千字

印 数 0,001 -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01 - 007944 - 8

定 价 36.00 元

目 录

第一篇 从虚假性到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传统意识形态的超越

引言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意识形态”研究与今日中国	(2)
一、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概念	(5)
(一)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	(6)
(二)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揭露	(9)
(三)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整体性特征	(14)
二、意识形态与社会控制	(16)
(一) 控制自然与控制社会：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	(16)
(二) 从自然系统到社会系统： 从系统论的视角看社会控制	(19)
(三) 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功能的实现机制： 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的观点辨析	(22)
三、传统意识形态研究的困境与超越之路	(31)
(一) 阶级性与历史性定性标准的片面性	(31)
(二) 意识形态研究的认识论误区	(33)
(三) 意识形态研究的语言学悖论	(36)
(四) 传统意识形态研究的超越之路	(39)
四、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43)
(一) 从虚假的意识形态到科学的意识形态	(43)
(二)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与阶级性	(46)
(三)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问题	(49)
(四)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56)

第二篇 解读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内涵： 国外大众文化理论的逻辑转向

引言 从批判到辩护——大众文化理论的逻辑转向	(72)
一、大众文化批判的圭臬：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	(74)
(一)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的思想渊源	(75)
(二)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的基本内容	(82)
(三)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的意义与局限	(88)
二、消费社会的符号学解析：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批判	(95)
(一) 从生产社会到消费社会： 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的缘起	(96)
(二) 从经济现象到文化现象： 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的主要内容	(97)
(三) 时尚与广告：消费文化视域中的传媒批判	(102)
(四) 传承与终结： 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的意义与局限	(109)
三、弱者抵抗的政治学：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	(116)
(一) 从法兰克福学派到伯明翰学派： 大众文化理论的转向	(116)
(二)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的思想资源	(118)
(三) 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124)
(四) 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意义与局限	(130)
四、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景观： 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	(133)
(一) 文化分期理论与詹姆逊的大众文化理论的生发基础	(134)
(二) 平庸琐碎的后现代文化： 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批判	(139)
(三) 大众文化的政治潜能： 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辩护	(142)
(四) 詹姆逊的大众文化理论的意义和局限	(155)

第三篇 意识形态与文化商品：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中的转化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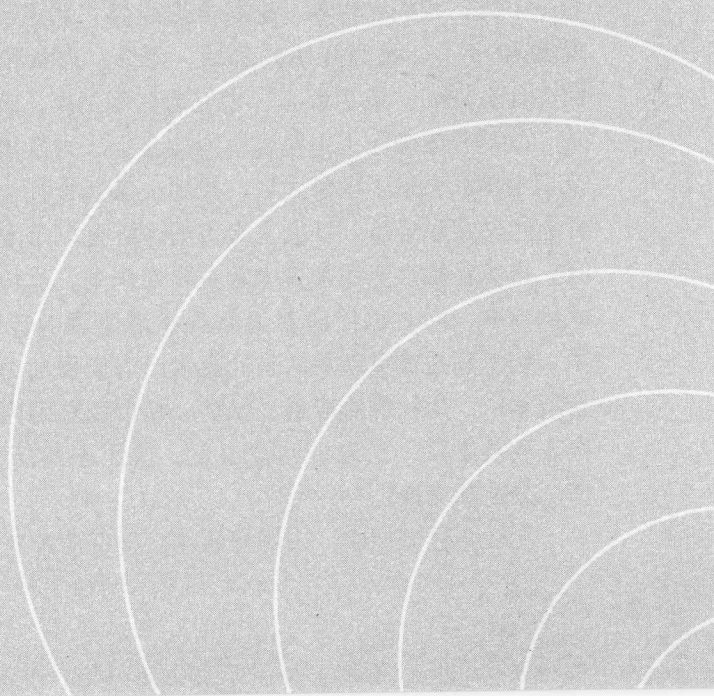
引言 和谐社会的必然条件：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中的转化	(162)
一、中国“大众文化”生成的历史逻辑和社会条件	(163)
(一) 当代中国本土化的“大众文化”概念	(163)
(二)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生成条件	(166)
(三) 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多元化	(172)
二、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关系	(175)
(一) 大众文化的历史进步性与负面效应	(175)
(二) 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矛盾与冲突	(178)
(三) 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矛盾的解决途径	(183)
三、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视域中的消费文化	(188)
(一) 消费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	(188)
(二) 消费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与运作分析	(194)
(三) 构建中国特色的消费文化	(202)
四、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中的转化机制	(209)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中的渗透	(209)
(二) 西方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中的转化机制 给予我们的启示	(218)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大众文化的 引导机制的建构策略	(223)
五、深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体系的探索与创新	(226)
(一) 文化产业产生与发展	(226)
(二) 中国文化产业现状与问题	(229)
(三)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策略	(232)
(四) 深圳文化产业发展的探索与创新	(240)
后 记	(246)

第一篇

从虚假性到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传统意识形态的超越



引言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意识形态”研究与今日中国

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到今天，一些在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的老问题又浮现在我国理论界。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当社会发展到某些重要历史关口，当社会面临着选择发展方向、判断发展得失时，任何社会都会遇见这些问题，也必须思考这些问题，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探讨和回答过这些问题。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民主党、工党也尝试去解决这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我们也面临着这些问题，尝试解决这些问题。这里提到的是现在正在理论界热烈讨论的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农民问题、东西部差距以及对改革开放的评价问题等。当然，还有许多类似这样争论的问题。但如果把这些问题归一下类，我们会发现，这些争论都与“意识形态”问题息息相关。改革发展30年了，我们开始要总结、评价、判断和评估30年的成败和得失。而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中完成这些工作，就成为问题的“问题”了。

改革开放破除了不符合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经济模式。在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基本国情之后，找到一条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主要手段的经济模式，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这种转变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模式的转变，同时也伴随着价值观和道德观的转变。在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经济利益被重新承认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动力之一，个人利益重新为社会所承认，为社会所尊重、保护。在市场范围内，每个经济活动主体都从个人利益出发，从经济利益出发，按照市场活动规则和规律进行商品生产、分配和交换。

在社会转型期中，市场开始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因此，资源配置方式和资源配置结果导致了在社会转型期中的利益格局分化。由于社会各个成员在经济体制转化过程中地位不同、社会角色不同、能力不同，导致了他们收入、获得财富多寡上出现较大差距。过去处在同一经济状态和社会地位的人，伴随着社会转型和利益格局分化，他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成员收入和财产差距在不断地扩大，社会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社会一部分成员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成为社会富裕的阶层，而另一部分人处于社会收入低层，成为相对贫困的阶层。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开始形成不同利益群体，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利益格局正在进行一次新重组。这是工业化、现代化必须经历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冲突加剧的阶段。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所有制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同时也形成了与这种所有制结构相适应的劳动产品分配方式。劳动产品分配方式从过去单一的“按劳分配”转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市场经济分配方式，这也为贫富差距产生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在市场规律作用下，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的资本积累也在不断发生，资本和生产不断地在集中。由于多种分配方式存在，资本积累也使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了不同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造成贫富差距。这些都是社会转型期中利益格局分化和不同利益集团产生的客观历史条件。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趋势已经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正如吉登斯所言：“经济全球化是真实的，这与过去的类似进程不同，不管它的批评者如何评价，它都越来越难以抗拒。”^① 因此，如何客观地审视这一趋势，理性地对待它，适时地调整自己，就成为当前重要的时代课题。那么，到底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又提出了怎样的挑战呢？

全球化首先是经济上的全球化，它所标示的是一个超越国界、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商品、资本、人才、物资、技术和信息自由流动的时代的来临。同时，它也标示着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经济上相互依存关系的加强和深化。现代科技的发展，为全球化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特别

^①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是通讯卫星的使用,电脑、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缩短了世界不同地区人们之间交往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因此才会有“地球村”一说。跨国公司为全球化提供了现实的推动力量。跨出国门,到国外去开拓市场,向全球扩张自己的力量,从而获取更大的投资回报。由此带来的就是自由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对此,布莱尔形象地说:“从远东传来的新名字已使西方消费者耳熟能详——索尼、东芝、日立。同时,英国电信和帝国化工则在纽约和东京的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①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全球化决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全球化,它也带来了对政治、文化的影响。正如马克思在150多年前所预言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②因此,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来说,其挑战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还是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它不仅影响到民族国家经济运行方式和管理方式,而且还威胁到民族国家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全球化对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是严峻的挑战。互联网的产生使得民族国家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国民原有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受到削弱。哈贝马斯对此甚至预言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民族国家将被淹没,并失去权力。”^③

中国社会转型必然产生利益分化,经济利益分化和新的经济利益格局形成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社会转型造成的利益分化,必然深刻影响人们的意识,也影响社会意识形态。这成为研究社会转型、意识形态与社会控制时不能忽略的重要问题。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必然面临如何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国家的独立与安全,增强国民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课题。因此我们认为,应该联系社会利益分化对人们思想意识的影响,联系全球化到来的问题,研究社会转型期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意识形态生产、传播的条件和途径与现在完全不同。在计划经济时代,意识形态的生产和传播严格控制在国家手中。当时,由

① 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3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③ 哈贝马斯:《包容他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

于种种原因，我国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还处于隔绝状态。这就决定了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生产、传播的过程中不存在与其他意识形态竞争的问题。大众在接受和认同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不存在比较、选择的问题。但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情况发生了本质变化。这些变化作为条件，导致了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冲突。面对这些新情况和变化，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经验可能会不适宜了。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是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因此，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中出现利益格局调整 and 分化，必然导致社会矛盾，引起政治、文化上的分化和冲突，而这些矛盾最终一定会反映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回顾近30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各种思想流派、学说观点纷纷浮现出来，最终表现为社会转型期中的意识形态冲突。

社会转型期中的矛盾和冲突，全球化的到来，不但引起意识形态冲突，而且还引起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即在中国社会，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冲突过程中，如何保持和重建社会的凝聚力，如何保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如何保持和重建社会政治权力合法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在处理意识形态与社会控制等问题时将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形势，面对过去不曾遇到的问题。我们应该认真分析研究这些变化，探讨其中的规律。认真面对社会转型中引发的意识形态问题，从新的角度和视野探索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如何从“产品”向“商品”转化。探索执政党意识形态巩固主导地位的新途径，探索“执政党、意识形态与社会控制”三者之间的新关系。弄清楚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执政党如何获得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进而有效地控制社会的过程。

由此，我们必须研究和探讨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与控制的关系；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科学性的关系；研究意识形态与执政党的关系；研究意识形态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对中国的改革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概念

在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研究与解析，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解剖

与批判时所使用的众多概念中，意识形态是最有歧义、最难把握的概念之一。马克思在不同场合所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其内涵常常有着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造成了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的巨大困难。同时，时代的发展使意识形态问题在新的问题背景下日益凸显出来，澄清这个概念的真确含义，在今天就愈发具有迫切性。由于意识形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突出地位，明确这个概念的意义，也就成为今天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前提。

（一）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

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和围绕意识形态而产生的理论研究历来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块是非之地。这里既有社会历史条件限制的原因，也有阶级利益、认识角度和认识方法的原因。因此，每位研究者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总是要把问题先追溯到历史的源头，以便于厘清问题的脉络。

据考证，法国学者托拉西（Antoine Louis Claude Destutt de Tracy）是最早使用“意识形态”一词的人。1795年，法国的共和党人建立了国家科学和艺术研究所，该研究所共教授三种课程：数学和物理科学、道德和政治科学、文学和纯粹艺术科学。托拉西把道德和政治科学门类所包含的各种具体课程称为“意识科学”或“意识形态”。“我宁愿采用‘意识形态’的名字，或者应该用意识科学。它是一个恰当的名字，因为它没有隐藏任何怀疑和未知的东西。”^①在托拉西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新的、科学的、非形而上学的人类知识。但是，人们很快就意识到，“意识科学”要达到完全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总是和一定的阶级利益密切相关。到了19世纪早期，拿破仑已经在相反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一词了^②。

19世纪初，意识形态概念开始走出法国。德国古典哲学标志着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康德、谢林、费希特、黑格尔等人都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在他们之中，代表着德国古典哲学意识形态理论最高成就的，是

① 张秀琴：《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张秀琴：《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黑格尔。作为德国思辨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以玄奥而抽象的形式展现了其社会思想，而意识形态思想就是其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黑格尔曾使用法语的“意识形态”一词对托拉西的观念学进行介绍和批判。他指出，“法国人所谓 *Idéologie*……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是对于最简单的思维规定的一种列举和分析。这些思维规定并没有辩证地得到考察……”^①。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把意识的诸形态作为意识发展的各个有机环节而加以辩证考察。作为对人类认识的发展阶段的历史考察，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事实上也就是他的“意识形态学”。精神现象学对意识形态的产生、实质、基础、机制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和分析，为马克思以及我们今天科学地理解意识形态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中，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位思想家是费尔巴哈。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直接触及了意识形态的起源和实质问题。在他看来，上帝事实上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属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就是属人的本质，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正就是人的本质，而这个本质，突破了个体的、现实的、属肉体的人的局限，被对象化为一个另外的、不同于它的、独自的本质，并作为这样的本质而受到仰望和敬拜。因而一切属神的本质之一切规定，都是属人的本质之规定。”^②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正是在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

马克思最早使用意识形态一词是1837年。在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马克思说：“在拿破仑统治时期，确实没有人敢想一想，在整个德意志，特别是在普鲁士，人们每天能够随心所欲地写些什么。要是哪一个研究过拿破仑的历史和他对‘意识形态’这一荒谬之辞的理解，那他就会心安理得地为拿破仑的垮台和普鲁士的胜利而欢呼。”^③ 在这里，马克思所使用的“意识形态”一词还是法语的 *Idéologie*，其意义也相当于托拉西的“意识科学”。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标志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基本形成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不仅首次使用了德语的“意识形态”一词，还明确

①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61页。

指出了意识形态的真正来源——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倒现着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①此时，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已经同早期有了根本的不同。如果说在托拉西那里，意识形态可以克服偏见、假象而达到科学，那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则标志着偏见和假象本身^②。那么，产生于人们现实生活的意识形态为什么以“眼网膜上的倒影”这种虚假的方式反映实际生活过程呢？

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来源于它的阶级性。在其本质上，意识形态是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借以维护自己统治的观念体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它成为阶级社会的“观念上层建筑”。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质问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与阶级性的关联。“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的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从在历史性的、生产发展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夸大成为永久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而你们的这种偏颇观念原是过去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③马克思还指出，既然意识形态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它也必然随着阶级社会的消亡而消亡。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随着共产主义制度的成功建立，人类必将彻底摆脱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可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奠定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框架。在随后的《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重要著作中，马克思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② 周宏：《理解与批判——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9页。

的意识形态理论，使他的意识形态理论成为他的社会发展、社会批判与社会革命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随着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随着今天我们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日益深入，一个理论的自治性问题开始日益浮现，即，我们可不可以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应用于马克思主义自身？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意志的理论表达，马克思主义无疑也应当是一种意识形态。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已经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做到了革命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统一，那么它是如何避免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的？作为一种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把狭义的阶级性与普遍的人类性统一起来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又不同于以往一切意识形态，那么，它是如何完成对传统意识形态的超越的？对于这些问题，传统意识形态研究理论的解答已经不能使我们满意。我们认为，必须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础，并结合今天的社会发展实际，对这些问题进行具有时代气息的崭新思索。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必须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研究的局限，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开创新的意识形态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对前述问题给予科学解答，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走进马克思主义，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理论本质。

（二）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揭露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揭露和批判是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巨大贡献之一。无产阶级正是借助这一思想武器才能够认识到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历史使命，才能够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从哲学的批判开始，在社会批判处结束。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批判，无论是结论还是方法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建立起来，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服务。因此，在资本主义历史形态中，经济基础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间有着以上所述的内在本质联系。这种联系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分析批判中揭示出来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表面，我们根本看不见这种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表面，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表现为整个社会的意识，从意识形态的内容中，很难找到它与资产

阶级利益之间直接的联系，或者说，从意识形态理论中很难直接看到它的阶级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表现出“公共性”的外表，从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提出的“自由、民主、平等”直到现代，这种特征的“旧意识形态”随处可见。

旧意识形态的本质与它表现出来的外部形式之间存在着矛盾，但矛盾并不外在地、直接地表现出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深入细致的理论分析，揭示出旧意识形态“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①，但本质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②。在外在的、直接的表现形式中旧意识形态掩盖了真实的本质。

为什么会产生以上的矛盾，搞清楚这一点，也就揭示出了旧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本质。我们认为，产生矛盾的原因是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的“社会性”与“阶级性”之间的冲突，这是旧意识形态产生虚假性的社会历史根源。

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形成都受历史条件制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历史时代的产物，必然在观念中表现出时代特征和局限性。但是，意识形态作为价值、道德和理想的观念体系，在它存在的形式中必须表现出一种超越性，即对历史性和阶级性的超越，在形式上表现为永恒的价值、道德和理想。我们只要翻翻人类思想和文化史就可以看到，哲学在追求永恒的“真”，艺术在寻找完善的“美”，道德在探讨崇高的“善”。至于“自由”、“平等”、“正义”等等，更是意识形态理论家们乐于探讨的问题。任何意识形态都是如此，它不但作为一种社会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而存在，而且还作为历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价值理想和行为规范而存在。如果意识形态丧失了这一统摄社会和历史的形式，那么它将失去其社会功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对于意识形态来说，它都要求自己超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越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只有这样，它才能称其为“意识形态”。

以上是意识形态发挥社会功能的前提条件。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如果要有效地行使它的社会功能，把大众意识统摄到意识形态之中，最终使大众意识与意识形态达到一致，意识形态就必须以这种形式存在，而且也只能以这种形式存在。从社会作为人们劳动的组织方式这个角度来看，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清楚。

马克思把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看做人类社会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也就是“劳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至今为止，人类社会都是为了“劳动”这一目的而被组织起来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把人类社会理解为一个劳动组织，是为进行“劳动”这种社会活动而产生出来的，其目的是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在与自然界的对立中求得人类社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马克思从劳动这种活动中第一次揭示出人类社会历史的起点和基础，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之一。社会是为了“劳动”目的而构架起来，社会由此而成为“劳动”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为了进行“劳动”，社会必须统一和协调，任何可能导致社会劳动停顿的活动都将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造成威胁。然而，随着社会分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级和阶级矛盾产生出来，这些矛盾威胁着社会劳动活动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社会矛盾逐步产生和暴露出来。

这些矛盾是客观的，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社会在当下无法克服这些矛盾，但社会生产活动就要求社会必须克服这些矛盾，否则社会生产活动就无法正常进行。为了使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活动不至于被破坏，统治阶级只有用虚假的方式把矛盾掩盖起来。用意识中的虚假一致性来掩盖现实中的不一致性。统治阶级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为了掩盖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统治阶级只有通过把自己的阶级利益说成全社会的利益，把阶级的理想和目标说成是全社会的理想和目标，同时在统治阶级思想家和理论家的共同努力下，使它们获得“合法性”。在自觉和不自觉的过程中，这种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被社会大众意识承认和接受，意识形态用虚假的方式缓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用虚假的方式掩盖社会阶级矛盾和冲突，用虚假的方式消除社会矛盾和冲突。

在阶级社会中，存在着社会利益与阶级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就